

## 清初四大畫僧合考

汪世清

清初四大畫僧：漸江、石溪、八大山人、石濤，都是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人物，都以他們各自在詩、書、畫三方面的獨創風格影響於當時和後世。可惜在他們死後，他們的畫譽雖日隆，而了解他們生平的人卻日少。儘管在他們生前和死後，有人分別為他們立傳，而且不止一篇，但由於這些文獻流傳少，日久漸成世不經見之作，因而越來越不容易為更多的人所看到。而另一方面，有些畫史載籍，如張庚的《國朝畫徵錄》和《國朝畫徵續錄》，對四僧的記述都有或多或少的失實之處。<sup>1</sup> 卻由於成書較早，流傳較廣，往往為後人所置信而廣泛引用，以致以訛傳訛，造成很多混亂，至今還未能徹底澄清。從歷史上看，雍乾以後，有清一代，並沒有人對四僧中的任何一個人作過系統的研究。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才有人對有關他們的資料進行了廣泛的搜集和系統的整理。<sup>2</sup> 六十年代以來，海內外研究四僧的人越來越多，無論是對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核，還是對他們各個人藝術成就的評價，都進入一個新的研究階段。現在，我們對他們的生平，特別是入清以後的活動，了解得比以前多了一些，對他們各人的一些重大問題，基本上比以前也清楚了一些。為了綜合考察一下有關他們生平的三個主要問題，特寫《清初四大畫僧合考》。

### 一、生卒問題

二十年前，關於四僧的生卒問題，還有許多沒有解決的懸案；現在已經比較確切地知道他們的生卒年份了，有的甚至知道生卒的月日。這裏先把他們的生卒年份(和月日)分列於下：

---

1 如說漸江為「休寧人」，「嘗居齊雲」；石溪「少時自剪其髮，投龍三家菴」；八大山人為「石城府王孫」；石濤名「道濟」，為「前明楚藩後」；均誤。

2 黃賓虹先生在這方面作了奠基的工作，如1940年在《中和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上發表的：《漸江大師事蹟佚聞》；1942年在《中和月刊》（第三卷第三、四期）上以筆名「元同」發表的《釋石溪事蹟彙編》。

## 浙江

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1610）；

卒於清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1664年1月19日）。

## 石溪

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八日（1612年5月8日）；

卒於清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秋冬。

## 八大山人

生於明天啓六年丙寅（1626）；

卒於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秋冬。

## 石濤

生於明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五或六月；

卒於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十一月前後。

再就其中尚有問題的地方略加考證，以資澄清：

（一）漸江卒年，據程守《故大師漸公碑》和殷曙《漸江師傅》，<sup>3</sup> 均可確知為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若以公元紀年，則為1664年1月19日。故漸江卒年應為1664，而非1663。

（二）石溪生年，除據周亮工《石溪大師六十僧臘，大師與佛同日降》<sup>4</sup> 的詩題和《與張瑤星》書中的「石公後我一日」<sup>5</sup> 一語外，尚有錢澄之《髡殘石溪小傳》<sup>6</sup> 的「師與予同年生」和「崇禎戊寅，師年廿七矣」二語為證，故可確知為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八日。若以公元紀年，則為1612年5月8日。

（三）石溪卒年，目前許多著作均記為「1692後」，<sup>7</sup> 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後。實誤。第一，錢小傳寫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以前，其中已有「師歿十餘年」之語；且據石溪門徒山足興斧（1636—1688）所作行狀而寫，而興斧卒年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sup>8</sup> 第二，此說或即以元同輯《釋石溪事蹟彙編》列《寒村暮雲圖卷》於康熙

3 二文均見汪世清汪聰輯：《漸江資料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年1月版）。

4 見周亮工：《賴古堂集》：卷六。

5 見上註，卷二十。

6 見錢澄之：《田間文集》（康熙庚午刊）卷二十一。錢澄之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壬子。

7 如1979年出版：《辭海》「石溪」條即從此說。

8 參閱潘江輯：《龍眠風雅續集》卷末《興斧小傳》。

三十一年為據。然此卷並非石溪之作。此卷題識云：

寒村暮雲圖。拱北先生正之。  
直道如君迥絕塵，繁華弄絕愛清貧。  
廿年訓導稱儒雅，古調商音孰與親。  
壬申春日，殘道者並畫。<sup>9</sup>

汪鑾《清湘老人題記》亦著錄此詩，僅第一句「道」作「率」，第四句「商音」作「清商」，稍有不同。歛署「壬申春日，拱北先生，清湘石濤濟。」故此卷必據石濤畫而偽作，實不足據。第三，今已確知石溪卒於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只活到六十二歲。施閏章有《徐田東見遺石溪〈偃松圖〉，蓋摹東坡墨本》七古一首，中有句云：「石公生前好畫，與余善，惜我未致鵝溪絹。」<sup>10</sup>而且據《施愚山年譜》確知此詩作於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又程正揆《題石溪松風澗響圖》云：

石公筆墨得香光神髓，此忽作迂態，在獅林鶴林之間。宛轉心目，令人意遠。可謂獯矣。繡山先生具賞鑑家，珍藏玩味，如對古人。此亦自出手眼；獨行不求伴侶者也。癸丑八月初一青溪道人揆觀題。<sup>11</sup>

此跋寫於康熙十二年八月一日，而語句間並未絲毫流露傷逝之感。以二人交誼而論，必其時石溪尚在人世。故石溪必卒於康熙十二年秋冬。

（四）八大山人卒年，現在尚有記為「約1705」的，顯以卒於康熙乙酉為不可完全置信。李騏《挽八大山人》詩云：

高帝諸孫皆志士，先生託跡更難希。心同北地留身在，賢似河間歎世非。書畫流傳名姓隱，雲山嘯傲遜藏肥。迢迢曾未一攜手，底事悲傷淚滿衣。

此詩載《虬峯文集》卷九，列在《乙酉中秋》、《九日飲石亭園》和《飲浮公院，分賦庭樹，得南天燭》三詩之後，《大雪口號》一題之前。是集各卷詩均依年月編次，此挽詩必是康熙乙酉冬所作。又朱觀《題八大山人遺照》五古一首有「別君越三載，聞訃心悲傷」之句。<sup>12</sup>朱觀與八大山人相別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而從癸未至乙酉正是三年。故八大山人卒於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秋冬，是十分確鑿可靠，不必有任何懷疑的。

（五）石濤生卒年的考定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現在總算已得到確鑿可靠的結論

9 引自《中和月刊》第3卷第3期（1942年3月）《釋石溪事蹟彙編·畫錄》。

10 見施閏章：《愚山詩集》卷二十二。

11 見金瑗：《十百齋書畫錄》辛卷著錄《石溪山水畫》。繡山方若珽，字摺公，桐城人。

12 見朱觀輯：《國朝詩正》卷四朱堪注：《題叔父八大山人小影》，詩後朱觀跋。

了。但目前對於石濤卒年似乎還有異議。大致有三種說法：一為卒「約1718」，<sup>13</sup>二為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石濤尚健在」，<sup>14</sup>三為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石濤尚有「八十述懷圖」。<sup>15</sup>總之都以李麟的挽詩為不足信。但從李麟的《哭大滌子》小律四首考定石濤卒於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有兩個十分確鑿可靠的依據，一是第一首的詩後註「前年八大山人死」，二是第二首的夾註「交恰十年」。<sup>16</sup>今已確知，八大山人死於康熙乙酉，李麟與石濤始交於康熙戊寅。<sup>17</sup>而由此以定石濤卒於康熙丁亥，兩據正合。且不論上述三種說法都各有許多可疑之點，很難據以定案，即以之作爲論據，無論哪種說法，其價值都不能與李麟的挽詩相提並論。因此，我們只能根據李麟的挽詩來證明這些說法的不可信，而不能用這些說法的論據來證明李麟挽詩的可疑。因爲，它們絲毫也不能證明八大山人不是卒於康熙乙酉，李麟與石濤訂交不是始於康熙戊寅。而如果没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八大山人不是卒於康熙乙酉，李麟與石濤訂交不是始於康熙戊寅，那麼，任何石濤於康熙丁亥以後尚在世的說法都不能成立，便是邏輯的必然了。

附帶在這裏談一下關於石濤生年的考證問題。早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海內外都有人根據石濤的《寄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手稿》和《庚辰除夜詩手稿》推知石濤生於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此說一出，羣相從之。然雖接近，實不準確。而且它的差誤就包含在論據之中。如以《寄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手稿》而論，今可考知此札寫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是年八大山人七十四，與「聞先生花甲七十四、五」正合。而「濟將六十」至少有五十九和五十八兩種可能。生於崇禎辛巳之說，只是根據康熙己卯年五十九而得出的。它排斥了己卯年五十八的可能，則論證便不全面了。《庚辰除夜詩手稿》作爲論據，也有同樣的缺點。所謂「今周花甲」或「花甲之年」一般是指當年六十，但也常有以五十九而稱六十的。何況《除夜詩》寫於新年即將降臨之際，如果當年爲六十，則轉瞬花甲即過，怎麼還說「今周花甲」呢？很明顯，僅僅依據庚辰年六十來推定石濤的生年，自然就會帶來可能的差誤。所以，像這樣一種有兩種可能性的論據，如果用來得出單一的結論，顯然缺乏嚴密的科學性。另一方面，根據李麟《清湘子六十賦贈》七律二首來推定石濤生年，只要肯定詩作於康熙辛巳，則「出腋知君歲在壬」，這個「壬」年便只能是崇禎十五年壬午了。而且這個「壬」字是押在韻腳上，它是不可移易的，它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因此，由此得知石濤不是生於崇禎辛巳，

13 1979年版《辭海》「原濟」條仍從此說。

14 見《石濤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年12月印）的《前言》。

15 《中國畫》1982年第1期（北京出版社出版）影印《清湘老人八十述懷圖》，並由王紹尊撰文介紹，肯定石濤八十歲尚在世。

16 見李麟：《虬峯文集》卷七「小律附」《哭大滌子》四首之第一、二首。

17 同上，卷十五《贈石公序》。

而是生於崇禎壬午，雖僅一年之差，而二者的可靠性決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庚午四十九而稱五十，<sup>18</sup>己卯五十八而稱年近六十，庚辰五十九而稱六十，便都前後一致，更可互相印證了。

## 二、行踪問題

四僧的出生地，漸江是歙縣（今屬安徽），石溪是武陵（今湖南常德市），八大山人是南昌（今江西南昌市），石濤是桂林（今廣西桂林市）。明亡前，漸江、石溪、八大山人的青少年時期都在各人的家鄉渡過，具體情況不很清楚。石濤在宮中長到四歲，慘遭家難，便隨人離開了故里。入清時，漸江三十六歲，石溪三十四歲，均入壯年；八大山人二十歲，正是青年；而石濤是一個四歲的幼兒。

現在只就他們入清後的行踪，略加考察。

漸江入清後只活了十八年，行踪所至，大體上可分在閩，在南京、蕪湖和在歙三個時期。

### （一）在閩時期

漸江於順治二年乙酉（1645）離歙去閩，<sup>19</sup>從丙戌到辛卯流寓丹山碧水間大約五年多。這期間，他有信與程守，全文如下：

哭別相公潭上，公已無歸志。弟以二尊人大義相責。今已聞家食矣。入武夷山，居天遊最勝處，不識鹽味且一年。業披緇皈古航本師。乞食固分內事。畢子階三贈以十緡。非公蓮花峯頂之言，彼安知有苦行頭陀也。尊素、蚩蚩，時來嘯詠。不更及。<sup>20</sup>

賴此始得略知漸江入閩後的情況。他在「居天遊最勝處，不識鹽味且一年」之後，已皈依古航道舟（1585—1655）門下為僧，其時當為順治四年丁亥（1647）。然而所知亦僅此而已。故對這一時期的行踪，實際上還不甚了了。

### （二）在南京、蕪湖時期

漸江何時離閩北返，尚無確證。僅知順治八年辛卯（1651）冬已在南京。在《持贈雲烟合作卷》上所畫的一段，前二人張安苞、吳星作於滁州，時在辛卯十月；後二人何

18 石濤題畫詩「五十孤行成獨往」，作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客北京之時。見廣州市美術館藏《石濤山水冊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第1版）。

19 漸江何時離歙去閩，向有兩種說法；王泰徵：《漸江和尚傳》主「丙戌」，靳治荆《康熙歙縣志》主「乙酉」。今從靳《志》。

20 見汪淇輯：《尺牘新語廣編》（康熙丁未刊）。

顯、王玄度作於揚州，王作於臘八前一日。中間相去僅一月。方式玉携此卷由滁州至揚州，水程必經南京。漸江當在南京與之相遇而爲之作。其後於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重遊南京，結夏於香水菴，直到十五年戊戌十二月始離南京返歙，勾留約一年半左右。壬辰至乙未，漸江居蕪湖較久。程守《于湖阻雪，與漸江聯牀》云：

未遊先有倦，初欲入峻嶒。酒碧誰非客，爐紅我與僧。筇輿千里雪，椒壁一宵燈。即不明朝別，當知別不能。<sup>21</sup>

此詩是順治壬辰十二月，程守由南京返歙，途經蕪湖，與漸江相遇而作。爲龍超居士畫扇，款署「乙未蒲月，時客區湖。」<sup>22</sup>知順治十二年五月仍在蕪湖。在這期間，壬辰九月曾掛錫宣城的碧霞菴；<sup>23</sup>戊戌歲杪在由南京返歙途中，因雪阻而在宣城的灣沚度歲。<sup>24</sup>

### （三）在歙時期

順治十三年丙申及從十六年己亥到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漸江逝世，前後共約六年，除壬寅仲冬到癸卯夏約半年遊西江、登廬山而外，餘均在歙。在這期間，每歲必一遊黃山，又數客西溪南吳氏，而以居披雲峯下的五明寺爲最久。「丙申八月，惠然肯來，因共了黃山之願。其幸爲何如？」<sup>25</sup>這是汪家珍跋漸江《黃山山水冊》中語。汪家珍家居巖鎮，距黃山百里。順治十三年八月，漸江來訪，並偕遊黃山。「己亥九月，掛單雲谷。」<sup>26</sup>雲谷寺又名擲鉢禪院，黃山名利之一。故知順治十六年九月，漸江在黃山。王煒《黃山遊記》謂「予以庚子八月偕漸江老納入自湯院。」<sup>27</sup>湯院即祥符寺，在紫石峯下。遊人每由此以入前海。這又是一次遊黃山的記錄。吳之騷曰：「壬寅暑月苦熱」，「徒步入桃花源」，「漸江適來白龍潭」，<sup>28</sup>因得相見。據此知漸江康熙元年六月在黃山。「歲壬寅冬，漸公由浮溪至郡，將遊廬山。」<sup>29</sup>更知是年在黃山，直到冬月始回歙城。石濤曰：「公遊黃山最久，故得黃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黃山本色。」<sup>30</sup>此深知黃山亦深知漸江之語。漸江入清後遊黃山有明確記載的爲四次。

21 見《省靜堂集·一年詩》。是集收程守順治壬辰一年之作。

22 見1981年美國出版：《黃山之影》第79頁影印漸江山水扇面。

23 漸江：《竹岸蘆浦圖卷》，款題「壬辰九月望後留宿碧霞道院」。宣城有碧霞菴，在城南四十里楊柳鋪。見吳飛九主修：《宣城縣志》（乾隆戊午刊）卷十。

24 見安徽省博物館藏漸江：《泄阜冊》。

25 見蘇宗仁輯印：《黃山叢刊》影印漸江：《黃山圖冊》，附錄汪家珍跋。

26 見沈銓：《讀畫記》（稿本）卷三著錄漸江：《清泉洗硯圖卷》。

27 見王煒：《鴻逸堂稿》卷五《黃山遊記》。

28 見《桂留堂文集》卷七《仲兒弁伊傳》。

29 見許楚：《青巖集》卷十二《送漸公遊廬山詩序》。

30 見安徽省博物館藏漸江：《曉江風便圖卷》，石濤跋。

明清易代之際，石溪「避兵桃源深處」；<sup>31</sup>仍在武陵。然此後數年，行踪所在，卻無所知。「甲午再來白下，遂駐錫長干。」<sup>32</sup>知這次來南京始於順治十一年（1654），而且一到就住在城南長干大報恩寺。旋即參加「藏社」，校刊《大藏經》。並於丁酉、戊戌之間，因「社主松影去楚」而「代領其事」。「戊戌往謁浪杖人于皋亭，一見皈依，易名大杲。明年，杖人示寂于天界。師自祖堂奔赴。」<sup>33</sup>這可證明兩點：第一，石溪確曾皈依覺浪道盛（1592—1659）為徒，但時間可能不到一年。第二，道盛於順治十六年九月示寂時，石溪已移居於離城三十里的祖堂寺（即幽棲寺）。石溪何時從長干移居牛首山和祖堂山，目前有兩種說法。一說「1657年起就住在牛首山和祖堂山。」<sup>34</sup>一說「清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二年），石溪才離長干大報恩寺，遷居到更向南的牛首山和幽棲山。」<sup>35</sup>前者所定「一六五七」為順治十四年，失之太早，因為丁酉、戊戌之間，石溪正主持修藏事，是不會離開大報恩寺的。後者定於康熙二年，又失之太晚。因為，道盛示寂時，石溪是「自祖堂奔赴」，很明顯，他在順治十六年九月以前已經在幽棲寺了。而且從己亥以後，他在題畫署款中，有「大歇堂」、「借雲閣」和「天闕山房」、「含虛閣」字樣的，便都是在幽棲寺或弘覺寺所作。實際上，石溪移居城外幽棲寺正是始於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方文《送石溪還武陵兼寄劉山驪先生》五古四首中，即有「城南三十里，有古幽棲寺。」「大師來自楚，愛此巖壑邃。挂瓢經十霜，二老同定慧。」<sup>36</sup>等句。詩作於康熙七年戊申（1678）秋，而自戊申上數到己亥恰好十年。牛首、祖堂二山，相距十里。石溪在己亥到戊申的十年中，有時住在祖堂山的幽棲寺，有時住牛首山的弘覺寺。「大歇堂」、「借雲閣」在幽棲寺，「天闕山房」、「含虛閣」在弘覺寺。幽棲寺，「幽寂遠過于牛首之弘覺，」<sup>37</sup>石溪似尤愛之，居幽棲的時間較多，且自署往往稱「幽棲電住」或「幽棲殘道者」。石溪在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五月和八月之間遊黃山。有他的兩幅畫為證。一是《十百齋書畫錄》，壬卷著錄《石溪山水畫》，款署「庚子仲夏畫于借雲閣中」，其時尚在幽棲寺。另一是《釋石溪事蹟彙編》，錄自真蹟的《黃山圖軸》，款中有「庚子秋八月來自黃山」之語，其時已回到南京。戊申秋「還武陵」，有方文詩為證。但行止尚未能確知。題畫有「爾和居士」「庚戌春入幽棲索老僧筆墨」<sup>38</sup>之語，知康熙九年春在幽棲寺。辛亥到癸丑逝世不到三年，恐怕都沒有

31 見程正揆：《青溪遺稿》卷十九《石溪小傳》。

32 見錢澄之：《田間文集》卷二十一《髡殘石溪小傳》。

33 見《髡殘石溪小傳》。錢澄之與石溪有直接交往，小傳又據行述所寫，最為可信。石溪出家，原名智杲，今名大杲，為道盛之徒。

34 見鄭錫珍：《弘仁髡殘》（《中國畫家叢書》1979年第2版）第25頁。

35 見裘常柱：《石溪》一文，載《朵雲》2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2年1月印）。

36 見方文：《岱山續集》卷一。是集收詩均依年月編次。此詩編在戊申年，為康熙七年。

37 見陳開虞纂修：《江寧府志》（康熙戊申刊）卷二高岑繪：《金陵四十景圖·幽棲寺》。

38 見《漸江石溪石濤八大山人書畫集》影印《淺絳山水軸》（張大千先生藏）。

離開幽棲，最後便在那裏離世。總之，石溪入清後活了二十八年，前八年行踪不詳，後二十年除「還武陵」外，足跡只在南京城郊幾大叢林之中。

八大山人「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薙髮為僧。」<sup>39</sup>順治二年乙酉（1645），清兵入江西。時八大山人二十歲。國破家亡，他便離開了南昌。「戊子現比丘身，癸巳遂得正法于吾師耕菴老人。」<sup>40</sup>知八大山人「薙髮為僧」在順治五年（1648）。但薙度前後的行踪，也就是從丙戌到壬辰七年間的行踪，目前尚不了解。癸巳是順治十年（1653）。這一年，他皈依洞宗高僧弘敏（1607—1672）門下為徒，法名傳紫，字刃菴。弘敏，字穎學，號耕菴老人，是博山雪關智闇（1585—1637）的門徒。「隱居介岡之燈社及奉新蘆田」。<sup>41</sup>介岡在進賢（今屬江西）縣治西五十里，為饒氏族居之地。弘敏在順治十三年丙申（1656）去奉新（今屬江西）創建耕香院<sup>42</sup>（其地在奉新縣治西二十里的蘆田）以前隱居在進賢的介岡。八大山人「得正法于」弘敏當即其地。介岡附近的白狐峯，又名白狐嶺，有八景之勝。弘敏偕其徒嘯詠其間，今尚能見到弘敏和其徒傳紫、寂谷、饒宇朴唱和之作。<sup>43</sup>這些詩必作於癸巳和丙申之間。故知這四年八大山人在進賢的介岡。弘敏去奉新後，八大山人似乎仍留在介岡。今存台北八大山人《傳紫花卉冊》，有「己亥十二月朔日」的題詩，有「畫于燈社之松海」和「燈社釋傳紫書」的署款，可證八大山人直到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還在進賢。他去奉新，從弘敏居耕香院，自然是在己亥以後了。

今知八大山人康熙辛亥到丙辰間在奉新蘆田，而且其間有一段時間（壬子秋到癸丑夏）在新昌（今江西宜豐，清初屬江西瑞州府，在奉新西南。二縣毗鄰，縣治間相距一百五十里）。這有裘璉的詩文為證。裘璉（1644—1729），字殷玉，號蔗村，浙江慈溪人，胡亦堂之婿。在胡亦堂任新昌縣令期間（康熙庚戌到乙卯），他從之「宦游宜豐」，來到江西。他的詩集《覽筠稿》收詩起庚戌冬止癸丑夏，即客新昌之作。

「往歲壬子客江右，獲交蘆田釋雪箇。」<sup>44</sup>記與八大山人相交在康熙十一年（1672）。名著「蘆田釋雪箇」，當指其時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為僧。但二人初遇則在前一年辛亥。《贈別雪公上人》<sup>45</sup>五律二首，有「避暑愚公谷」之句，且按編年，當作於辛亥夏二人「雲水偶逢」，相見即別之時。「莫負淵明里，還來看菊花。」新昌古跡有「陶淵明故里」。這是相約秋來新昌賞菊的殷殷期望。據此詩句，其地既非新昌，亦非南昌，

39 見邵長蘅：《邵子湘文集·青門旅稿》卷五《八大山人傳》。

40 見饒宇朴：《个山小像跋》；《藝苑掇英》第十七期（1982年7月）有《个山小像》影印本。

41 見聶當世纂修：《進賢縣志》（康熙癸丑刊）卷十七「仙釋」，《弘敏小傳》。

42 見黃虞再纂修：《奉新縣志》（康熙壬寅刊）卷十四「雜誌·寺觀」。

43 見聶當世《進賢縣志》卷一「山川」《白狐峯》條下著錄弘敏、傳紫、寂谷、饒宇朴詩。

44 見裘璉：《橫山文集·易皆軒二集》所收《釋超則詩序》（作於康熙十八年己未夏）。

45 見裘璉：《橫山初集·覽筠稿》卷四。



明甚。而奉新蘆田是由南昌赴新昌的必經之地。裘璉或即在途經蘆田時與八大山人相遇。到了壬子秋，八大山人就果然來到新昌了。《同諸子過雪公蘭若》五律一首，是壬子秋在新昌之作，首二句云：「蘭若干峯外，尋幽此數過。」<sup>46</sup>這個「蘭若」便是八大山人新昌掛單的寺院，裘璉來訪已經不止一次了。癸丑春，有《留雪公結廬新昌》一首，詩云：

莫問龍溪水，何如濯錦湖。人因陶令在，宅似子真無？山意尋幽杖，雲心靜洗盂。買金開精舍，到處谷名愚。<sup>47</sup>

龍溪水在奉新縣治西二十里。濯錦湖又名白澤湖，在新昌縣治東二里。山川名勝，新昌不讓奉新，何況到處都可作棲隱之所，不妨就留在新昌，長住下去吧！這是對八大山人的勸說，卻足以證明八大山人原來是在奉新。《坐雨同卮山》云：「不斷黃梅雨，長看白澤湖。鹽溪山色好，比得富春無？」<sup>48</sup>詩亦作於癸丑。鹽溪即流經新昌縣太和門外的若耶溪。時已梅雨季節，八大山人仍在新昌。但他並沒有「結廬」新昌，後來還是回到奉新蘆田去了。裘璉在丙辰家居之時，有《寄卮山紫公二首，兼索畫》，其一云：

吾愛蘆田紫，逃禪不著經。詩名高白社，書價重黃庭。林臥山雲冷。江排闥樹青。吳綾如有寄，乞為畫秋屏。<sup>49</sup>

題「寄卮山紫公」，且以「吾愛蘆田紫」為起句，必其時確知八大山人仍在蘆田為僧。由此亦可證八大山人康熙十五年仍在奉新。

饒宇朴《卮山小像跋》有「丁巳秋携小影重訪菊莊」一語。饒宇朴，字蔚宗，進賢介岡人，從弘敏學佛，與八大山人為法門兄弟。其家「菊莊」即在介岡。故知八大山人於康熙十六年秋有重訪介岡之行。是年胡亦堂調臨川（今江西撫州市）縣令，二月到任。八大山人應胡亦堂之請來到臨川，其行踪有胡亦堂詩為證。《中秋同諸子看月亭上》五律一首，詩後註：「時劉子仲嘉、上人雪箇在座。」<sup>50</sup>亭指夢川亭，在臨川縣署內。《者樹軒同雪公雨坐》<sup>51</sup>五律一首，者樹軒為臨川縣署內一所齋室。這是被延入官舍的明證。《過東湖寺同雪公》<sup>52</sup>七絕一首，《聞雪公自多寶菴轉而飛錫東湖，詩興大發，

46 同上。

47 同上。

48 同上，卷五。

49 見《橫山初集·臥南稿》卷十三。

50 見胡亦堂纂修：《臨川縣志》（康熙辛酉刊）卷八「廡宇」。

51 同上。

52 見《康熙臨川縣志》卷二十八「寺附」。

入署尙未有期。俚言代柬，兼以相招》<sup>53</sup>五律一首。東湖、多寶是臨川較大的寺院，都在臨汝鄉。這是駐錫寺院的明證。胡亦堂任臨川縣令是從康熙丁巳二月到庚申年底，八大山人在臨川當在這四年內。但可確證的是己未五月以後在臨川。八大山人有詠臨川古蹟詩七律十首，都是和胡亦堂、丁弘誨、饒宇朴等同時在臨川所作。《擬峴臺》<sup>54</sup>一首末句云：「記得城頭工築始，肩屨情願出蒿萊。」同胡亦堂的「開府風流今日在，憑將經濟闢蒿萊」和丁弘誨的「最喜賢侯能好事，鼎新堂構闢蒿萊」一樣，說的都是撫州知府陳洪諫重修擬峴臺的事，而這次重修落成則在康熙十八年五月。<sup>55</sup>所以《擬峴臺》之作必在己未五月以後。上舉《中秋同諸子看月亭上》一詩雖未明著甲子，但只能是己未或庚申的「中秋」。因為這個「亭」是康熙十八年四月才落成的夢川亭，<sup>56</sup>而胡亦堂於辛酉春便離開臨川了。故知八大山人康熙己未、庚申間在臨川。

八大山人回到南昌當在康熙二十年辛酉或稍後。晚景二十餘年便是在這座古城中渡過。

石濤一生的行踪，現在已比較清楚。拙著《〈虬峯文集〉中有關石濤的詩文》<sup>57</sup>中曾分四個時期，對「石濤的一生行迹」作了簡明的敘述，這裏便不重贅了。但尚有須加論證或遺漏的問題，補充如下：

（一）石濤是否到過廬山？拙著中提到「石濤在東下途中，可能在廬山住過短時期。」這種未加肯定的語氣，表明對它的論據多少有些懷疑。石濤到過廬山的一條明顯證據，是故宮博物院所藏《石濤山水人物卷》中的《石戶農》一段，其題識云：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妻携子以入海，終身不返。甲辰客廬山之開先寺，寫於白龍石上。

鈐有橢圓形「老濤」白文一印。甲辰為康熙三年（1664），時石濤二十三歲。署款極為明確，本可據以肯定，是年石濤到過廬山。但何以還要用「可能」二字呢？這是因為此段頗有可疑之處。主要有三點：第一，字跡似晚年筆意，與年齡不符；第二，石濤在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臨高房山手卷為巨幅的題詩中，有「平生未省識匡廬」<sup>58</sup>之句，是戊午以前未至廬山，亦與此題款不合。第三，康熙壬寅至乙巳間，廬山僧弘鑑（亦號

53 同註12，卷八「胡亦堂詩」。

54 同註52，卷四「城垣」。

55 胡亦堂：《撫州郡伯陳公重修擬峴臺記》，末署「康熙十八年五月五日撰」。見：《康熙臨川縣志》卷四「城垣」。陳洪諫，號覺菴，德州人。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年任撫州知府。

56 胡亦堂：《夢川亭落成記》，末署「康熙十八年四月撰」。見《康熙臨川縣志》卷八。

57 見《文物》1979年12月第43—48頁。

58 見汪鑾：《清湘老人題記》。款題「戊午冬月」，「并題于清湘耕心草堂」。亦頗可疑。

石濤)正為開先寺住持,<sup>59</sup>向均誤以為即畫家石濤;而除此張冠李戴而外,迄未見任何其他足以證明石濤在廬山的確證。如果此卷確為真蹟無疑,則可確鑿證明石濤康熙三年甲辰在廬山,並可反證汪鑿《清湘老人題記》中著錄此條之誤。但直到現在,我的疑團仍未消釋,因而還只能認為石濤「可能」到過廬山。

(二)石濤在歙縣。拙著只提到「康熙六年,石濤始遊黃山」,「戊申(1668)來到歙縣」和「己酉偕曹鈞(字賓及,豐潤人)同遊黃山」。今據石濤《金竺朝霞圖》,款題「清湘石濤,己酉夏日寫於新安之紫陽書院。」<sup>60</sup>可知他康熙八年(1669)夏在歙縣。紫陽書院在歙縣郡城南門外的紫陽山,是年徽州知府曹鼎望(1618—1693)重修。石濤適在此際寓此,當與曹鼎望有關。倘從上一年來歙便未離去,則在歙時間至少在半年以上。他和曹鼎望父子的密切交往當在此際。是年九月,石濤遊黃山,或從歙城出發。金竺是歙縣西陲的一座名山。石濤在歙時間久,除黃山外,對歙縣的其他山川也比較熟悉。

(三)石濤的「皖省之行」。拙著只提到康熙乙亥(1695)五月,石濤路過儀徵,有「皖省之行」。但此行到了哪裏,往返途經何地,均無所知。今據《巢湖圖》<sup>61</sup>可以得其梗概。圖上題七古一首,七律二首,七絕一首,并跋曰:

乙亥夏日,合肥李容齋相國與太守張見陽兩先生相招予,以昔時芝麓先生稻香樓施予為挂竺處。予性懶不能受,相謝而歸。過巢湖,阻風五、七日,作此。今與張見陽道兄存之。以記予生平遊覽之一云。清湘瞎尊者原濟。

李容齋名天馥,字湘北,合肥人。時以大學士丁憂在籍。張見陽名純修,字子敏,遼陽人,時任廬州知府。石濤應李、張的聯合邀請,於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來到合肥,並受到李、張的寵遇。但石濤沒有接受在稻香樓長住下去,沒多久便「相謝而歸」了。歸途過巢湖,在中廟阻風。在停泊中,寫了《中廟阻風,登鳳閣二首》,其一云:

百八巢湖百八愁,遊人至此不輕遊。無邊山色排青影,一派濤聲捲白頭。且踏浮雲登鳳閣,慢尋俗酒問仙舟。人生去住皆由定,始信神將好客留。

59 程可則:《贈石濤禪師》五律一首(《海日堂集》卷三),作於康熙壬寅;李滢《宿開先聽雨留贈石濤禪師》(鄧漢儀:《詩觀初集》卷六)和閔麟嗣:《宿開先聽雨留贈石濤禪師》(王士禛《感舊集》卷十二)五古各一首,均作於康熙乙巳。程、李、閔三人先後所見的「石濤禪師」實為雪嶠圓信之徒石濤弘鑑。

60 見李葉霜編:《石濤的世界》(1976年台北出版)第51頁影印《金竺朝霞圖》。

61 見《文物天地》1981年第5期影印《周叔弢先生捐獻的清初石濤的(巢湖圖)》,又見張爰輯《清湘老人書畫編年》影印《巢湖維舟》(大風堂舊藏)。

中廟即巢湖聖妃廟，距巢縣和合肥均九十里，故名中廟。其地為飛鳳形，廟當鳳頂，有樓屹立，俗稱鳳閣。石濤的《巢湖圖》和題詩均寫實景，讀之令人有無限寥廓蒼茫之感。大概五、七日之後，風平浪靜，他便渡過巢湖，沿江東下，回到儀徵。這幅《巢湖圖》便成了這次「皖省之行」的記錄。

(四)最後一次回到南京。石濤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夏秋之交，離北京由水路南下，十月回到南京。翌年北歸邗上，至乙亥有「皖省之行」，丙子「避暑松風堂」有歙縣之行。來往均經南京，但未見有在南京勾留的記錄。丁丑定居揚州以後，更少遠行。今據田林詩始知石濤在六十一歲那年的春天還回到南京約十天左右。《送大滌子回廣陵》云：

白下重來過一旬，別余又欲向江濱。情深頗訝歸何速，足倦徒嗟晤未頻。茶後醇醪從破戒，花前飛絮不由春。廣陵見月休相念，祇恐多思易老人。<sup>62</sup>

田林(1643—)，字志山，號髯農，江寧人。與石濤為友。其詩集《詩未》以年編次，此詩編於壬午，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所作。「白下重來過一旬」，這是康熙壬午春石濤在南京的明證。石濤有《雲山圖》，款題「清湘大滌子極。壬午三月烏龍潭觀桃花寫此。」<sup>63</sup>又知石濤來南京為是年三月，並有烏龍潭之遊。

### 三、交游問題

四僧的活動年代，以入清後而論，從順治乙酉到康熙丁亥，長達六十三年。但生卒有先後，四人共存的時間只有十八年。康熙癸卯漸江卒，閱十年石溪卒，再過三十二年，八大山人卒，石濤獨存的時間只有二年。四僧的活動地域，在四人共存期間，八大山人在江西，石濤在湖北；漸江和石溪在江南，其間順治丁酉、戊戌間，兩人都在南京，以後石溪仍居南京，漸江回到歙縣。石濤來江東以後，來往宣城、歙縣之間，石溪習靜幽棲，八大山人則在奉新。石溪卒後，又過幾年，八大山人回到南昌，石濤移居南京，在一遊北京後又定居揚州。在較長時間裏，一在江西，一在江東。隔江相望，雖音問時通，卻從未見過面。至於石濤與石溪，雖有一段時間一在宣城，一在南京，相距不遠，似亦未曾相見。最可怪的，漸江和石溪有一年多時間同在南京，而且為洞宗的法門兄弟，但至今卻未發現在他們之間有過直接的交往。

(一)四僧各有自己的知交。今所知的，石濤的交游最廣，漸江次之，八大山人又次之，石溪最少。

62 見《詩未》「壬午」詩。

63 見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十著錄此圖。

漸江去世較早，所交歎人爲多，且大都爲明遺民。王泰徵《漸江和尚傳》和殷曙《漸江師傳》提到的親友，兩傳合計汰其重複者，得二十人，歎人居十二。其可考者，已見《漸江資料集》。其未見兩傳者，擇要補考之。

吳揭，字連叔，號僅菴，歙縣西溪南人。趙吉士有絕句云：「名山住已遍，贈妾散黃金，向平無一累，八十尚高吟。」下註「懷吳連叔。」<sup>64</sup>詩作於康熙甲寅（1674），是年吳揭八十，其生當爲明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長於漸江十五歲。工詩善書。順治辛丑所書《廉頗藺相如傳》長卷，筆法適勁秀逸，仍有明人筆意。今藏上海市博物館。漸江《與吳僅菴》書云：

去冬曾具隻字寄候，想塵几下。仁春來兀坐五明，景況殊寂。兼羸病日增，酬應爲懶。所最苦者，故鄉松蘿不貼于脾，至涓滴不能沾啜。極思六安小簍，便間得寄惠一兩簍，恂爲啓脾上藥。寔僧感激無量。便次草草不一。上僅菴先生萬古。頤翁想昕夕相晤，乞爲仁致意。二月廿日學人弘仁合十具。<sup>65</sup>

讀此可以想見二人的交情。「頤翁」即馬頤，字人表，號頤公，杞縣（今屬河南）人。順治丙戌進士，出爲淮安府推官。善山水花卉，有畫名。據此知漸江亦與馬頤爲友。

吳鴻漸，字與進，西溪南人。「甲戌秋，與進公壽臻八十。」甲戌爲康熙三十三年（1694），其生當爲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1615），亦與漸江爲友。漸江於「庚子冬初」作畫題詩「寄與進居士于豐溪草堂」，<sup>66</sup>時在休寧建初寺。鴻漸季子應建（1647—1706），字念武，一字蘭谷。少即「留意丹青」，見漸江畫「心焉慕之」。似亦親承漸江之教。「漸江彌留之際，貽念武書曰：『恨余生太早，不獲見子之成。子真可繼武倪黃。他日名立，幸爲余補其不逮。』又嚮慕倪迂諸畫，多肖之。間亦書漸公名，人不能辨。」<sup>67</sup>畫學漸江而能亂真，其造詣恐不在祝昌、姚宋之下。惜其畫今已不可得，但見《十百齋書畫錄》著錄其一軸一簍而已。

吳夢印，字榮如，與弟伯炎、昭素均爲漸江好友。工書。家富收藏，多宋元名畫，「高僧漸江觀畫于余叔榮如、伯炎家，每至欣賞處，常屈膝曰：是不可褻玩。漸江歲一遊黃山，舉三十六峯之一松一石無不貯其胸腹中，而其畫遂與倪迂繼響。」<sup>68</sup>容庚《頤齋書畫小記》（稿本）著錄《倪瓚林亭遠岫軸》有吳夢印一跋，文曰：

64 見《萬青閣自訂全集》「甲寅詩」《寄祝查二瞻》五絕十三首之第六首。

65 見潘厚輯：《明清畫苑尺牘》（1943年上海印）。

66 見《漸江資料集》（1964年1月版）第65頁著錄《山水軸》。上款誤爲「與進」。容庚《頤齋書畫小記》著錄漸江：《秋日山居圖軸》即作「與進」。

67 見吳之騷：《桂留堂文集》卷七《叔念武氏傳》。

68 同註67。

書畫一理也。昔人謂宋元畫與晉唐書法如莊士端人，自無一點塵氣。此圖似之矣。觀其山川平遠，林木蕭森，且與浮屠相映。回視豐溪秋色，誰假誰真？象著叔深得晉唐筆韻，試以書法會之，則知畫工之巧矣。蟾雲吳夢印跋。<sup>69</sup>

書畫一理，言簡意深。但其手迹恐僅此一跋了。

石溪在南京的朋友，如錢謙益、程正揆、顧炎武等，都是歷史上的知名人物。現在補充為人所不熟悉的。例如，把石溪《偃松圖》送給施閏章的那位「徐田東」到底是誰？他姓徐，名延吳，字州來，一字田東，江寧人。能詩。《飯西村人家，晚登清涼山》云：

人家背郭獨扉開，放步晴初問晚梅。聽入林香依墮磬，坐移山影靜傳杯。亂離催動城南客，落日還登屋後臺。高處不堪舒老眼，隻鴻聲向大江來。<sup>70</sup>

詩意蒼涼，可以略見其懷抱。徐波（1590—1663）有《寒夜書懷，送州來還秣陵》五古一首，中有句云：「昔別迫枯冬，石城霜覆地。僂僂就肩輿，臨行更把臂。累月見人情，冷暖各在意。要我重遊期，漫應明春至。」<sup>71</sup>二徐友情，似頗深摯。施閏章有《答徐田東先輩送別用韻》<sup>72</sup>五律二首，作於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應召入都」路經南京之時。其年輩顯比施閏章為長。而是年施已六十一了。又有《徐州來宅同商賢》五律一首，作於康熙己酉，末句云：「廿年小阮貴，不改舊荆扉。」<sup>73</sup>《寄徐田東秣陵》七律一首，末句云：「武昌官舍知相近，自愛清溪釣白魚。」下註「時從子子惺官楚藩。」<sup>74</sup>子惺，名惺，順治己丑進士，知為徐延吳之姪。呂留良（1629—1683）有《同州來、俞邵、子貫奉訪靜夫》和胡其毅《晚秋呂晚村、徐東田、令嗣子貫、黃俞邵會飲草堂即事》五古各一首。胡詩有句云：「東田號前輩，行誼古所少。華胄嫻素辭，白首振嘉藻。厥子亦雅飭，澹泊志能早。」<sup>75</sup>據此，田東亦作東田，是一位志行高潔、為人敬佩的長者。張兆鉉有《白門松年閣為徐州來先輩藏書處。予偶過閣下，如見先輩典型，愴然有懷。賦此誌感，並呈令嗣子貫兄正之》五律一首，有「典型欽宛在，私淑問遺書」<sup>76</sup>之句，

69 1976年1月11日接容希白先生賜函，將其所著《頌齋書畫小記》稿本中部分內容寄示，詢及吳夢印其人。并告以《小記》「全書約百五十萬字，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寄此聊博一笑耳。」今忽忽七年矣。寫此正聞先生之訃，曷勝哀悼。

70 見於成龍纂修：《江寧府志》（康熙抄本）卷三十七「詩」。尚有《天妃宮海棠花下作》五古一首。

71 見黃傳祖輯：《扶輪新集》二卷。

72 見《施愚山詩集》卷三十二。

73 同上，卷二十九。

74 同上，卷三十九。

75 呂留良和胡其毅詩均見王爾綱輯《名家詩永》卷九。胡其毅，又名激，字致果，號靜夫；正言子，休寧人，居南京。

76 張兆鉉，字貫玉，號迂菴，歙縣人。詩載汪士鋐輯《新都風雅·信今集》。

時徐延吳顯已去世。遍查江寧府、縣志及《金陵通傳》均無徐延吳的記載，故鈎稽載籍，稍作論列。

石溪歿後，行狀是其徒「浮山山足斧公」所寫。錢澄之又說石溪「遇弟子一以呵罵從事，非人所堪。不得已，去之他方，往往為上座，稱大師，斧公其一也。」潘江輯《龍眠風雅續集》卷二十七「衲子」選與斧詩，小傳云：

與斧，字山足，吉安張氏子。初入金陵，為石溪禪師剃度。隨叅天界，次謁青原，受法無可和尚。奉和尚命，應桐邑請，就華嚴寺修山志，建藏閣，送天界、青原兩錄入嘉禾藏。戊辰上元後，召大眾出衣履記，翦，飄爾長往，寄錫京師之觀音寺。預示順世之期，以三月十四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四。

方中發（1639—）《白鹿山房詩集》卷六有詠浮山詩，中有《雙挂塔》一首，題下注：「山公去華嚴關數月，示寂于京師。」故知與斧卒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其生當為明崇禎九年丙子（1636），從石溪剃度則為順治十二年乙未（1655），正石溪駐錫長干大報恩寺之時。「天界」指覺浪道盛。赴青原，受法無可大智當在康熙甲辰以後。與斧有《庚戌二月，本師命住浮山華嚴寺》七律一首，其「應桐邑請，就華嚴寺修山志」當在康熙九年庚戌（1670）。從這年起他就在桐城浮山主持華嚴寺，直到康熙戊辰一月北上，為華嚴上座長達十九年。

八大山人早年在進賢的師友，現在所知的只有弘敏、寂谷和饒宇朴三人。饒宇朴前面已提到，再作一些補充。

饒宇朴，字蔚宗，少聰敏絕人，讀書目數行下。長于詩古文詞，卓然成一家言。工書法。一時名士爭欲與之遊。著有《菊莊集》、《蔚宗集》、《鳳遊集》。<sup>77</sup>

施閏章有《贈饒蔚宗秀才》五古一首，是康熙八年己酉路過進賢，饒宇朴來訪，相見而作。「言詠開羈愁，散帙對明燭。嬋媛嗟美人，何為在空谷。」<sup>78</sup>談得很歡暢，卻有憐才不遇之嘆。又有《饒蔚宗江西書至，言被放遊江淮》五律一首，作於康熙十年辛亥冬家居之時，詩云：

無限離居意，憑書次第傳。濠梁秋倚棹，廬嶽夜聽泉。被放豈文字，薄遊淹藏年。濟時還汝輩，吾已賦歸田。<sup>79</sup>

77 見江璧主修：《進賢縣志》（同治辛未刊）卷十九「文苑」。

78 同註72，卷九。

79 同註72，卷二十九。

知饒宇朴這一年到過淮南，遊過廬山，流瀆經年；詩末還是對之抱有殷切的期望。陳允衡有《饒蔚宗、劉木叔出示詩草有贈，走筆戲答》五古一首，中有句云：「兩君出華胄，乘時當知遇，胡爲亦操觚，往往覓佳句。屈宋多變聲，李杜恒窘步。即得身後名，已失生前路。」<sup>80</sup>也對饒宇朴的懷才不遇，深表同情。饒宇朴尚有《寸草軒詩》，<sup>81</sup>但與志舉三集均早佚。今僅從《康熙進賢縣志》和《康熙臨川縣志》中找到其詩二十餘首。《王荊公故宅後即故宅爲祠》云：

地是臨川第幾峯？前人第宅草叢叢。王朝神氣歸新主，四海蒼生付相公。青簡是非存信史，朱門興替指遺宮。可憐碑版猶祠廟，瓦礫萋迷細雨濛。<sup>82</sup>

這是詠臨川古蹟詩十首之一，是康熙己未、庚申間與八大山人同客臨川時所作。《介岡八景，菊莊夕照》云：

先廬嘉樹澹秋林，一片明霞入座深。日暮微吟籬菊句，花光山氣昔人心。<sup>83</sup>

舉此以見其詩格的一斑。

八大山人和胡亦堂的友情到底如何，這是一個值得一究的問題。因為曾經有這樣一種說法，胡亦堂「聽說八大很有名，便以『延請』爲詞，邀去作客，誘他爲清廷效勞，這使他十分憤怒，遂佯爲瘋顛，獨自走向南昌。」<sup>84</sup>下面將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胡亦堂，號二齋，浙江慈溪人。順治辛卯舉人。工詩歌古文。康熙丁巳由新昌知縣調知臨川。重新府縣兩學並諸宇廡，遷建城隍廟，創立社會義學，加纂縣志，彙刻臨川文獻。<sup>85</sup>

他的生年不詳，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二月（1685）。他任臨川縣令期間延請了八大山人以及董劍鏢、張瑤芝、饒宇朴等來到臨川，遊讌論文，吟詩懷古。他們寫了同題和韻的詠臨川古蹟詩，全部都收在胡亦堂纂修的《臨川縣志》裏。八大山人確實有過一次「病顛」，但那是在康熙己未以前，而已未不在臨川卻是在「病顛」以後。<sup>86</sup>如果八大

80 見曾煥輯：《江西詩徵》卷六十五「國朝一」選陳允衡詩。

81 見鄧漢儀：《詩觀初集》卷七饒宇朴詩。

82 同註52，卷十。

83 見《同治進賢縣志》卷二十五。

84 見《文物》1960年第7期《八大山人叢考及牛石慧考》一文。

85 見劉繩武纂修：《臨川縣志》（道光癸未刊）卷二十一「名宦」。

86 裘璉：《釋超則詩序》說：「予再遊臨川，聞雪個病顛，歸老奉新。餘疑其有託而云然。」裘璉「再遊臨川」在「己未春」（見《向文河詩序》），而此序寫於己未夏。故知八大山人「病顛」必在己未春以前。



山人的「佯爲瘋顛」真的是爲了「十分憤怒」胡亦堂要「誘他爲清廷效勞」，那他又何至於在「佯爲瘋顛」之後又來到臨川，而且和胡亦堂閒軒坐雨，高亭看月呢？《過東湖寺同雪公》一詩云：

一片東湖空扣船，碧波青草漲爲田。浮沉世事滄桑裏，盡在枯僧不語禪。

爲僧而不談禪，與裘璉詩「逃禪不著經」同一用意，說明翁婿對八大山人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從八大山人方面來說，到了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他還把珍藏着的胡亦堂《夢川亭集》出示朱觀，<sup>87</sup>這時距離胡亦堂去世已二十年了。可見二人的友情深厚，決非泛泛之交。胡亦堂的詩文頗見工力，《夢川亭集》雖不可得見，但收在他所纂修的《臨川縣志》中尚不下幾十首，這裏就不例舉了。

八大山人在南昌時期，交友漸多，爲人所熟知的亦復不少。今僅舉方士瑄，略及其生平。因八大山人與「西城」、「鹿村」書札手迹，海內外均有流傳，而其人卻很少爲人所知。

方士瑄，字西城，號鹿村，歙縣路口人。生於清順治七年庚寅（1650），<sup>88</sup>約卒於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sup>89</sup>他二十餘歲即寓居南昌，因得與魏禧兄弟及羅牧、熊頤相交。家有水明樓，讀書其中，翛然有山林之氣。刻意爲詩，頗得魏禧的賞識。著有《鹿村先生詩集》，爲李果所選定，今尚有乾隆甲子刻本。他與八大山人相交當在八大山人返南昌以後。《鹿村先生詩集》中有《春初集飲水明樓，同卞山賦得人日題詩寄草堂》、《上巳新晴，邀同八大山人、吳子介臣遊北蘭寺，坐秋屏閣，口占拘體》、《羽白將返維揚，同訪八大山人集九韶樓話別之作》七律三首。前一題稱「卞山」，後二題稱「八大山人」，必分別作於康熙乙丑始用八大山人之名的前和後。故知二人相交當在八大山人「年老埋名返初服」之前。他與八大山人爲忘年交，但相識之後，來往密切，友誼很深。「幸有典型今在望，不教寰宇似深秋。」夾註「謂八大山人。」足見崇敬之情。而在生活上，方士瑄對八大山人不時有所照顧，<sup>90</sup>也是二人日益親近的一個原因。熊頤，字養及，清江（今屬江西）人；梁份，字質人，南豐（今屬江西）人，與八大山人相交，都由於方士瑄的介紹。熊頤有《和八大山人畫菊頌》五律一首，序曰：

87 朱觀跋胡亦堂詩，有云：「癸未夏，山人出其《夢川亭集》見示，予受而卒讀，足徵仕學兼優，因選錄數首，以見一斑。」見《國朝詩正》卷八選胡亦堂詩。

88 魏禧：《贈別方西城叙》（附見《鹿村先生詩集》）作於康熙庚申，謂「西城年甫踰三十。」據此推知方士瑄生於是年，因從是年至康熙庚申爲三十一年。

89 過臨汾：《跋鹿村詩》（附見《鹿村先生詩集》）謂方士瑄「歿後三十年，其孫聖述搜遺集，謁李客山吳門，選得若干篇授梓。」李果序（亦附見《鹿村先生詩集》）末署「乾隆庚申」，時方士瑄已歿三十年。故推知約卒於是年。

90 如在八大山人給方士瑄的書信中，有一通提到「卅年來恰少鹽醋，承惠深謝！」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76年12月）影印「八大山人書法」圖九。

重陽後五日過訪，不識隱廬，悵然而返。次日，山人持墨菊及新詩至，西城張之素壁。余把玩旬日。漫和原韻，以識懷思。

詩云：

白帝違秋令，無從問菊花。言尋三徑客，不辨野人家。疎影占東壁，新詩映曉霞。和成慚賀老，潦倒撥琵琶。<sup>91</sup>

此詩是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熊頤來南昌時所作。第一天他去拜訪八大山人，沒有找到八大山人的住處；第二天，八大山人帶着所畫的一幅墨菊和題的新詩來到方士瑄家，二人才得相見。他把玩這幅畫竟達十天之久，然後寫了這首詩，可見他對八大山人詩和畫的傾倒。畫恐早佚，詩亦不傳。幸存熊詩始得留此一段佳話。

石濤平生交友，江東人士獨多，而歙人為最多。「我生之友交其半，溪南潛口汪吳貫。」<sup>92</sup>溪南、潛口是歙縣西鄉的兩個較大村鎮。溪南吳氏，潛口汪氏，與石濤交好者為數甚多。他如許、鄭、黃、程、江、洪、方、項等姓，也有許多人與石濤相交，有的成為石濤的好友。在石濤的歙人朋友中，遺民處士和風雅商人為多，達官貴人為少。特別是他晚年定居揚州期間，以賣畫為生，其生涯幾與這些朋友息息相關。今知其名號里居的，約在五十人以上。而其中的一些人，或為漸江之友，或為八大山人之友。現在擇其要者，在下面一併論述。

（二）四僧都有共同的朋友。在這些朋友中，有的是在同一時期既與一人為友，又與另一人相交。有的是在前一時期與一人為友，而在後一時期與另一人相交。前者如程正揆同時是漸江和石溪的朋友，施閏章同時是石溪和石濤的朋友，程京萼同時是八大山人和石濤的朋友。後者如程邃、查士標、湯燕生、戴本孝都是前一時期與漸江為友，而後一時期與石濤相交。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些朋友，才使四僧的藝術生活和思想，或在同時，或居先後，都有着息息相通的聯繫和影響。所以對於四僧的交游，還得從這方面來作一考察。但是上舉七人都是大家熟悉的，現在要說的是一些為大家所不熟悉或不大熟悉的人物。而且通過他們還聯繫了一大批人，而把揚州、南京、歙縣、南昌連成一片，使四僧之間有着更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

汪士鋐，原名徵遠，字扶晨，號栗亭，歙縣潛口人。生於明崇禎五年壬申（1632），卒於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以前，他經常往來宣城、南京、蘇州、揚州和歙縣之間，遍交江左名士；九遊黃山，成為當時遊黃山者的極好嚮

91 見裴汝欽輯：《清江詩萃》（1916年刊）卷一。

92 見《清湘書畫稿卷》（朝花美術出版社1961年10月第一版）「天都直聳四千仞」一詩。此卷原為龐氏舊物，著錄於《虛齋名畫續錄》卷四，今藏故宮博物院。

導。工詩。著《栗亭詩集》六卷。助閔麟嗣輯成《黃山志定本》。後又輯刊《黃山志續集》和《新都風雅》保存了清初遺民和布衣的許多詩篇。

汪士鋐小於漸江二十二歲，與漸江相交當在漸江北返以後。他有《過桃源寄訊漸江上人》一首，詩云：

期我桃源來，更踏桃源陌。不見武陵人，潭聲挂飛白。憩息狎浪樓，談玄憶曠昔。坐見峯頭僧，冉冉下空碧。開師霞際書，謂就雲谷適。勸我雲谷遊，放縱話泉石。松風生晚涼，明月照瑤席。敬託孤飛雲，先訊安禪客。<sup>93</sup>

此詩在黃山桃源所作。他應漸江之約而來，到了桃源，漸江卻到十五里以外的雲谷寺去了，但又送信來勸他去遊雲谷，以便縱談黃山泉石之勝。可見在此以前，他和漸江就已有來往。他們都酷愛黃山。汪士鋐可稱得上漸江的黃山之友。他的《檢漸江畫》五律一首，有「佳畫頻欣賞，梅花老衲多」<sup>94</sup>之句，知漸江贈他的畫很多，可惜現在一張也看不到了。

汪士鋐與石濤相交，早則在石濤居歛時期，最晚也在石濤定居敬亭廣教寺之初。康熙十年辛亥（1671），汪士鋐來宣城，梅清作《答贈汪扶晨》古詩，有「汪子潛溪來，邂逅如夙昔」<sup>95</sup>之句，以記二人相見之歡。其後數年，他幾乎每年來宣城，自會與石濤相識。他有《學圃即事，得粵僧石濤書》一詩：

亭冷殘英歇，籬荒暮雨初。客貽吳市酒，僧到粵東書。樵徑通雲嶺，山窗逼水渠。風簾紅葉在，疑是浣花居。<sup>96</sup>

此詩雖是「學圃即事」的閒居之作，卻由此可證石濤和他有書信往還。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八月，吳文野遊黃山，路經潛口來訪，他書五律四首於扇面以贈之。越三年，吳文野於「乙酉七夕日」過大滌草堂，請石濤於另一面上繪畫。石濤「拈畫筆，用白苑一家法」畫了一幅山水圖。<sup>97</sup>此扇面至今尚存「趙氏華光草堂」，老友合作，友情亦賴以傳，也是藝苑的千秋韻事。

朱觀，字自觀，號古愚，歙縣湖田人。生於清順治三年丙戌（1646）或稍前，<sup>98</sup>至

93 見席居中輯：《昭代詩存》卷四。王士禛《感舊集》卷十二亦收此詩，但有數字歧異。

94 見《栗亭詩集》卷四。

95 見梅清：《瞿山詩略》卷十三「辛亥詩」。汪士鋐與梅清相交或自是年開始。

96 見《栗亭詩集》卷四。

97 此扇面書畫兩面的影印本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76年12月）饒宗頤《至樂樓藏八大山人山水畫及其相關問題》一文的附圖一、二。

98 朱觀：《歲華紀勝二集》卷上有朱觀《乙未元旦立春》七律一首，首句：「百年難遇歲朝春，野老今逢四令辰。」下註：「順治丁亥，康熙乙丑、丙子及今歲。」知必生於順治四年丁亥以前。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逾七十尚在世。少在歙，長即客遊四方，居揚州最久，足跡曾至南昌和武昌。交遊中以歙人之居揚州、南昌者為最多，與揚郡的知名人士亦多有交往，而與李麟、石濤為好友。工詩。喜輯時人之作，成《歲華紀勝》、《歲華紀勝二集》、《國朝詩正》等選集，收歙人詩獨多。石濤晚年定居揚州，時正朱觀來往揚州、南昌或武昌之際，故二人在同居揚州之時得以經常聚首。石濤曾為他繪《著書處圖》和《東海觀潮圖》，<sup>99</sup>今均不可得見。後者當時題詠的人很多。現在可看到的有葉丹《題朱古愚先生觀潮圖》<sup>100</sup>七古一首，冒丹書《題朱古愚東海觀潮圖》<sup>101</sup>七律一首。《歲華紀勝二集》卷首「參閱諸先生姓氏」中有「清湘大滌子石濤」。卷下選石濤《除夕》七律一首，即《庚辰除夜詩手稿》中第四首，僅末句「嵯峨」作「蹉跎」稍異。這也是《庚辰除夜詩》真實性的最好佐證。

朱觀與八大山人相交，在他的《題八大山人遺照》中作了最好的描述。「予昔遊南昌，訪君寤歌堂。相視成一笑，隨命羅酒漿。文字為知己，結契逾尋常。朝夕欣過從，形迹多能忘。」<sup>102</sup>他小於八大山人約二十歲。「癸未夏，山人出其《夢川亭集》見示。」這是一次二人相見的記錄。時間是康熙四十二年夏天。他何時來到南昌呢？康熙四十年辛巳秋，李麟病了，他給送去「櫟片」，<sup>103</sup>時在揚州；壬午夏，吳雯炯來邗上，<sup>104</sup>與之相見；年底，李麟有《雪中懷朱古愚》<sup>105</sup>七律一首，時已不在揚州，李麟在癸未春夏有《望朱古愚至》<sup>106</sup>一詩，說明這時朱觀尚未回揚州；到了下半年，卻有《同朱古愚訪王愧陶，隨即偕赴汪心如招飲》<sup>107</sup>七律一首，朱觀已經回到揚州了。由此可知，從壬午秋到癸未夏這段時間，朱觀不在揚州，而是到南昌去了。而且他來南昌最早是壬午秋，離開南昌最早是癸未夏。這次在南昌大約住了將近一年。在這期間，他與八大山人朝夕過從，十分投合。「文字為知己」，他成為八大山人垂暮之年的知心朋友。正因為有這樣一段深摯的交情，所以在八大山人死後，「山人嗣孫」才帶着「八大山人遺照」的手卷，跋涉千里來到揚州，求朱觀為之題詩。<sup>108</sup>朱觀從南昌回揚州後，自然會把八大山人的情況告訴李麟、石濤和其他朋友。石濤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朋友，把南昌和揚州溝通起來，得以與八大山人天涯比隣，聲氣相通。而這樣的朋友又何止一個。

99 朱觀跋朱堪注：《題鄭破水梅花書屋圖》（七古）謂「大滌子曾為予繪《著書處》及《東海觀潮圖》，達四皆題之。」見《國朝詩正》卷四。「朱堪注詩」。達四，朱堪注之號。

100 同註12，卷六「葉丹詩」。葉丹字秋林，歙人。

101 同註12，卷八「冒丹書詩」。冒丹書字青若，如皋人。

102 同註12，卷四「朱堪注詩」後跋。

103 李麟有《病中朱古愚餉櫟片》五律一首，作於辛巳秋。見《虬峯文集》卷七。

104 同註12，卷三「吳雯炯詩」後跋。吳雯炯，字鏡秋，歙縣西溪南人，居南昌。

105 同註16，卷八。

106 同註16，卷七。

107 同註16，卷九。

108 《題八大山人遺照》謂：「文孫西江來，遇我邗水傍。出圖索題詩，展卷急相望。」

張潮，字山來，號心齋，歙縣柔嶺人。生於清順治七年庚寅（1650）。僑寓揚州。家多藏書。性恬淡，好讀書，工詩詞。著有《心齋詩集》、《花影詞》，又編印《檀几叢書》、《昭代叢書》、《虞初新志》。好客，交遊廣。輯友朋往來書札為《尺牘友聲》、《友聲新集》、《友聲後集》和《尺牘偶存》。

張潮與石濤相交，最晚在石濤居南京時期。石濤有致張潮書，收在《尺牘友聲初集》，當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前後所寫，文曰：

山僧向來拙于言詞，又拙于詩。惟近體或能學作。餘者皆不事，亦不敢附於名場，供他人話柄也。唯先生亮之。

後來石濤定居揚州，二人交往當更密切。今尚存世的石濤《淮揚潔秋圖》，題七古長詩一首，款署「為山老道先生正。大滌子極。」<sup>109</sup>即為張潮作。

張潮與八大山人雖從未謀面，但有書信往還。《尺牘偶存》載張潮《與八大山人》書，文曰：

耳八大山人名已久，奈天各一方，不獲一觀紫芝。惟時于裝潢家鑒賞妙畫，徒切蒹葭白露之思而已。近晤程葛人舍親，知與高賢曾通縞紵。不揣唐突，附致便面一柄，素紙十二幅，敢祈先生拂冗為潑墨，以作家珍。外具筆資奉敬，勿鄙為荷。又拙著數種並呈大教。餘情不悉。

這是張潮初次給八大山人寫的信，求畫一筆一冊。信中提到的「程葛人」就是程浚，號肅菴，歙縣岑山渡人，與石濤為至交。子啓，字衣聞；哲，字聖歧，號蓉槎，均與石濤為友；鳴，字友聲，號松門，則從石濤學畫。據此知程浚亦為八大山人和石濤的共同友人。八大山人的回信云：

久耳先生之名，兼得先生立言功德以為天下後世子孫傳遠之書，自此天下後世子孫何幸而享此耶？屬冊頁一十二幅，畫扇二開，呈正。便中望示石濤尊者大手筆，為望。<sup>110</sup>

冊頁、扇面都寄來了，還希望讓石濤看看。看來，八大山人是知道張潮與石濤的友誼的。

最後，還要提到一人，那就是為八大山人和石濤都立了傳的陳鼎。陳鼎，字定九，號留溪，江陰（今屬江蘇）人。在他所著的《留溪外傳》卷五和卷十八可以分別看到《八大山人傳》和《瞎尊者傳》。陳鼎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來揚州，住了將近一年，

109 見《石濤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年12月第3次印）末頁《淮揚潔秋圖》。

110 見張潮輯：《友聲新集》卷一。

經常與張潮來往，為文多就正於張潮。<sup>111</sup> 他與石濤是有直接交往的。石濤有《上巳日過興教寺訪陳定九》七古一首，詩云：

丁丑三月上巳晴，清湘野老眼方明。手拖藤杖出門去，興教寺前訪舊盟。登堂拜揖驚大笑，密移一步快生平。十年淚盡故交散，此地逢君不易評。客裏吟成才八斗，夢中頭白酒千傾。人生適意解真樂，世事輸贏朝暮情。有詩盡付枝人讀，西去長安紙價爭。<sup>1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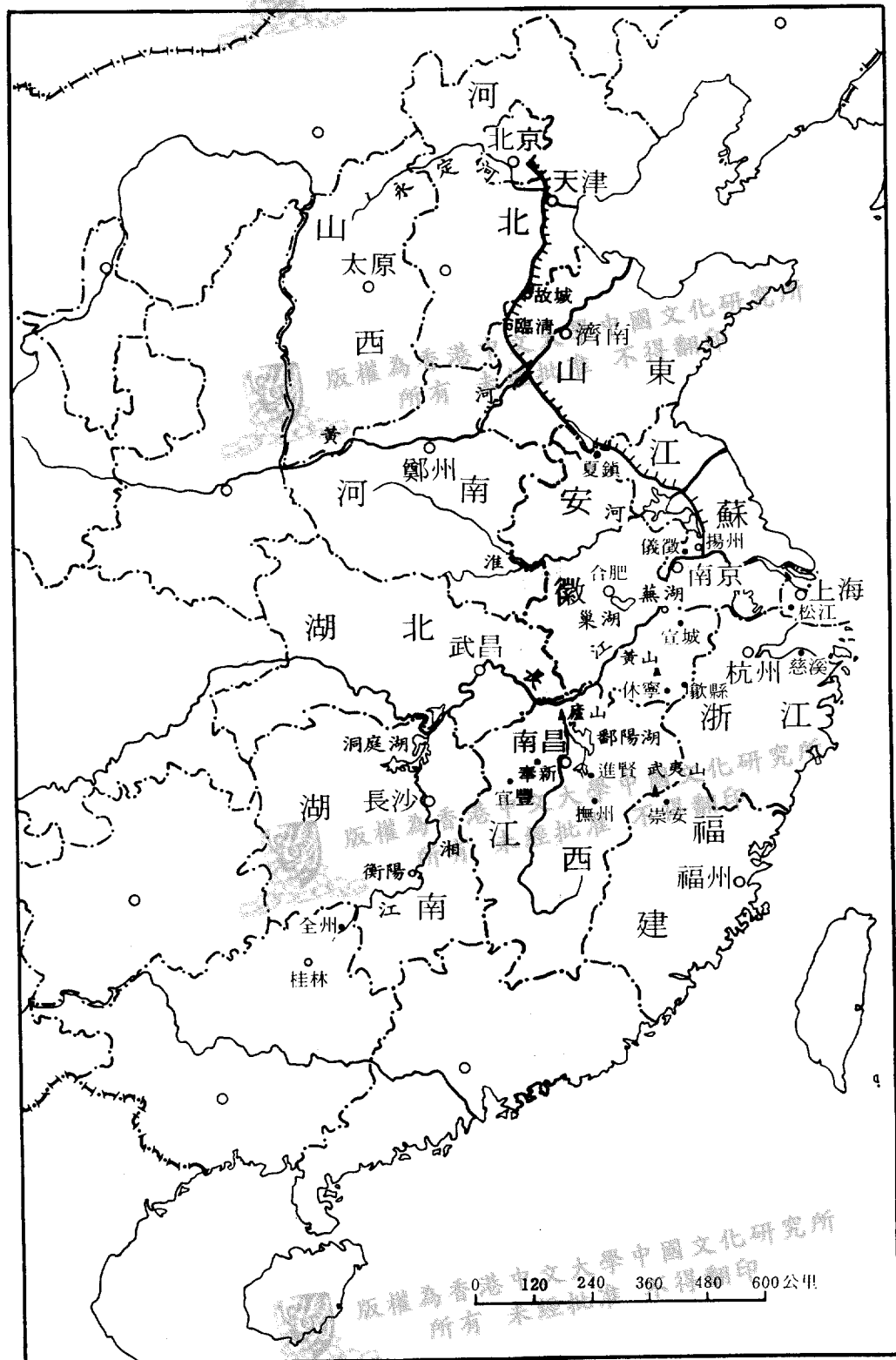
丁丑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陳鼎居興教寺，石濤來訪。「舊盟」當指石濤與陳鼎相交已久，故陳鼎是深知石濤的。陳鼎與八大山人或無交往，但從他所寫的《八大山人傳》看來，陳鼎也不愧為八大山人生平的一位知己。

111 參閱陳鼎：《留溪外傳》卷六《心齋居士傳》中的「外史氏曰」。

112 見《藝苑掇英》第十六期（1982年4月）影印廣州市美術館藏原濟《詩畫冊》之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四僧行踪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0 120 240 360 480 6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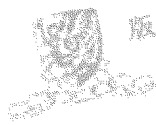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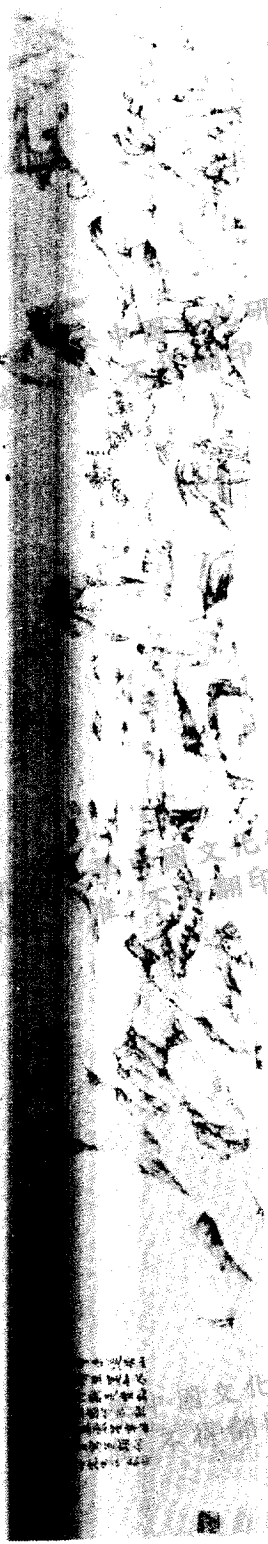
蒼海有松以  
蒼雲曜煙云  
蔚水  
蔚江弘仁

圖一 漸江《峭壁孤松圖》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卷  
a. 漸江《江山無盡圖》

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國文化研究所  
翻印

中國文化研究所  
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b. (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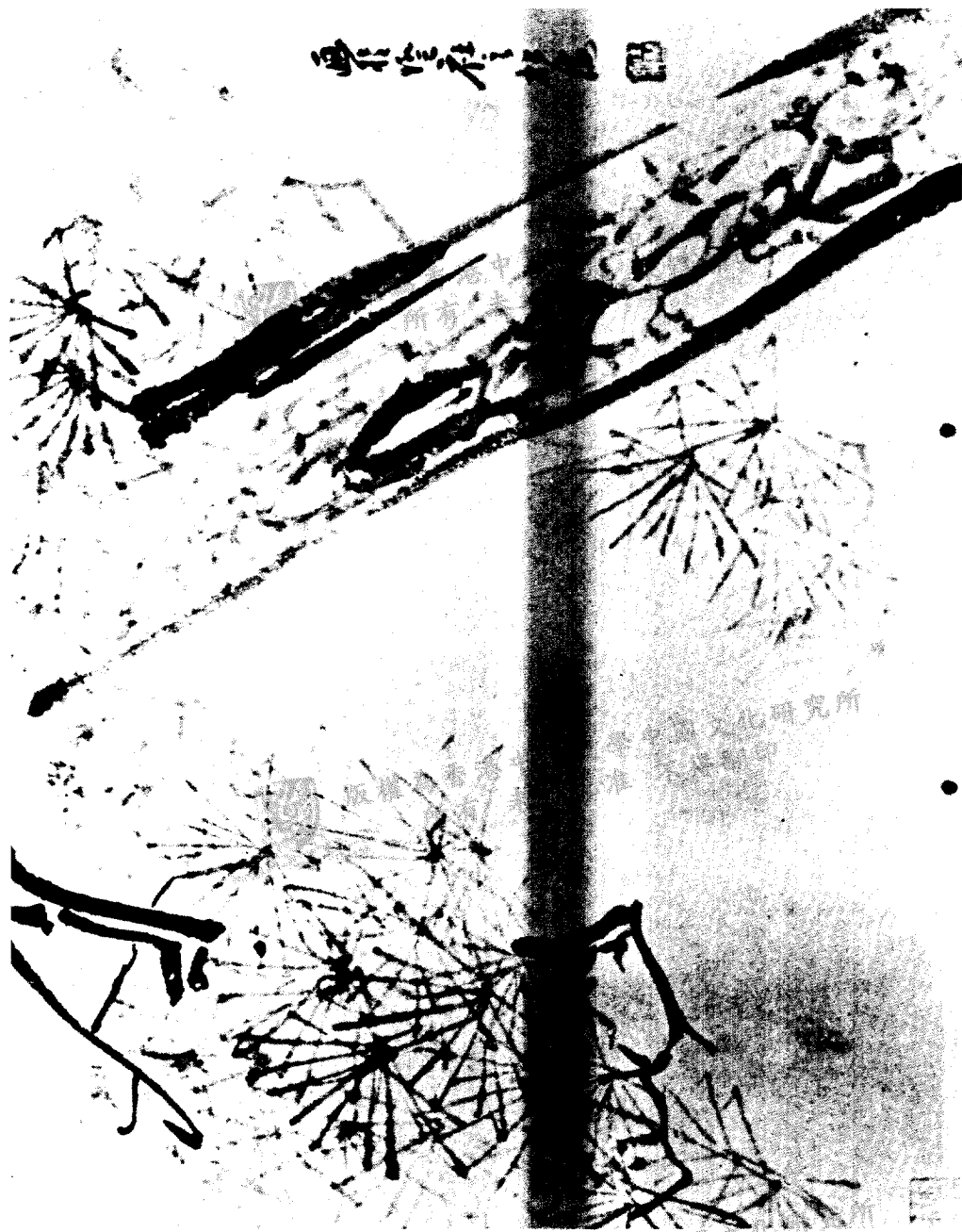
研究所

研究所

研究所  
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圖五 八大山人《傳賢寫冊》之《松》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林  
起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不得翻印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六 八大山人《山水圖》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石濤《黃山圖》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Combined Study on the Four Great Monk Painters in Early Ch'ing Dynasty

Wang Shi Qing

(A Summary)

The four great monk painters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Chien Chiang 漸江, Shih Hsi 石溪, Pa Ta Shan Jên 八大山人 and Shih T'ao 石濤 were all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oem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ha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in the later ag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bined study on three aspects of their lives.

## 1.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the four monks are generally well-established. Chronologically they are as follows:

Chien Chiang	1610 – 1664
Shih Hsi	1612 – 1673
Pa Ta Shan Jên	1636 – 1705
Shih T'ao	1642 – 1707

But even now there are still arguments about the year Shih T'ao died. One theory is that he died in "about 1718". The second is that in 1710 he was, "still alive". The third is that in 1721 he painted the "Pa shih shu huai t'u" 八十述懷圖 (A Painting to Express the Wishes of an Octogenarian). Obviously these arguments are at variance with the date 1707 which was confirmed by Li Lin 李麟 in his elegy. Thus these arguments are groundless.

## 2. Whereabouts

The whereabouts of the four monk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are not completely known.

Chien Chiang The last 18 years of his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1) in Fu-chien Province 福建省, (2) in Nan-ching 南京 and Wu-hu 蕪湖, and (3) in Shê County 歙縣. In Shê County he toured Huang-shan 黃山 every year. He had also been several times to visit the Wu Family 吳氏 in Hsi-hsi-nan 西溪南. The place where he stayed the longest was Wu-ming Monastery 五明寺 at the foot of P'ei-yün Hill 披雲峯. In 1663 he toured Lu-shan 廬山.

Shih Hsi As the Ming gave way to the Ch'ing, he was still in Wu-ling 武陵. He went down to Nan-ching again in 1654. At first he lived in Ta-pao-ên Monastery 大報恩寺 (Great Thanksgiving Monastery). Later on he moved to Yu-ch'i Monastery 幽棲寺 in Tsu-t'ang-shan 祖堂山 south of Nan-ching. At times he stayed in Hung-chüeh Monastery 弘覺寺 in Niu-shou-shan 牛首山. In 1660 he toured Huang-shan. In 1668 he returned to Wu-ling.



Pan Ta Shang Jên before he settled down in Nan-ch'ang 南昌 in his later years, there were only three periods of which we have knowledge: 1653 – 1659 in Chin-hsien County 進賢縣, 1671 – 1676 in Fêng-hsin County 奉新縣 (during this period he also stayed in Hsin-ch'ang 新昌 for some time), 1679 – 1680 in Lin-ch'uan County 臨川縣.

Four supplementary points about Shih T'ao:

(1) Did he visit Lu-shan in 1664? (2) In the summer of 1668 he was in Shê County. (3) In June 1695, he visited He-fei 合肥. (4) He returned to Nan-ching in the spring of 1702 and stayed for 10 days.

### 3. Social Activities

It is now known that of the four monks Shih T'ao came first in the width of the social circles in which he moved, Chien Chiang came second, Pa Ta Shan Jên came third and Shih Hsi came last.

Most of Chien Chiang's friends were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y were mostly inhabitants of Shê County. Apart from those listed by Wang T'ai-chêng 王泰徵 in his *Biography of Chien Chiang Monk* 漸江和尚傳, Wu Chieh 吳揭, Wu Hung-chian 吳鴻漸 and Wu Mêng-yin 吳夢印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Among Shih Hsi's close friends, those who were well known figures were Ch'ien Ch'ien-yi 錢謙益, Ch'ên Chêng-k'ui 程正揆 and Ku Yen-wu 顧炎武 etc., those not well known were Hsü Yen-wu 徐延吳 and Hsing Fu 興斧 (Shih Hsi's disciple). Pa Ta Shan Jên had Jao Yü-p'u 饒宇樸 as a close friend in his early years and Hu Yi-t'ang 胡亦堂 and Fang Shih-kuan 方士瑄 in his later years. Of Shih T'ao's friends, most were from Shê County and they were mainly recluses and merchants with literary leanings. Altogether there are more than 50 who are known by their names and home villages.

The four monks also shared some common friends. Some of these were friends with more than one of the four at the same time, some others were friends with one of them in the early years and with others in the later years. For example, Wang chêng-yuan 汪徵遠 was a friend of Chien Chiang in his early years and later on became Shih T'ao's friend. On the other hand, Chu Kuan 朱觀, Chang Ch'ao 張潮 and Ch'ên Ting 陳鼎 and so on were friends of Pa Ta Shan Jên as well as Shih T'ao. Although the four monks did not have any direct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it was through these friends that they were closely linked.